



印度中部学校师生学炼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印度法轮功学员来到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两所学校教授法轮功功法。

吉杰玛特学校（左上图）校长杰尔坎先生安排了三百多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等候学员们教功。法轮功学员向学校

的师生们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功）及“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向三百多名师生教授了五套功法。校长和许多老师都说这个功法好，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向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功法。

在圣十字修道院学校（右上

图），校长玛雅·合舍卡女士询问了法轮功被迫害的详情。校长对修炼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要求播放法轮功师父教功的视频。校长与部分师生们一起学炼了功法之后，表示法轮大法如此优美，炼功音乐祥和悦耳，动作轻柔舒缓。她同意为其他学生再开设法轮功课程。◇

荷兰电视台报导法轮功

荷兰 AT5 电视台在阿姆斯特丹和周边城镇是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由于荷兰法轮功学员常年在阿姆斯特丹地区向当地民众展示功法及介绍法轮功，祥和舒缓的功法引起了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记者的注意。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晚七点四十一分，荷兰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法轮功的报道。节目拍摄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炼功场景，并且采访了现场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的经历。与此同时，电视台也在其网站上登出了相关文章，题为：“被禁止的中国团体在阿姆斯特丹公园里打坐炼功，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呢？”

报道中写到：每一位经过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西部公园、东部

公园的行人，都看到过中国式的炼功团体——法轮功。这种功法，看上去象是一种瑜伽，但是，在这第一印象的后面，其实有很多因由和故事。

法轮功学员吴先生介绍说，法轮功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很多内在心灵方面的因素，能使人放松。在中国有上亿的群众修炼法轮功，在当时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大型群众团体。

据称，由于法轮功在社会上的发展速度特别快，并且提升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让中国政府视为削弱了共产党独裁体系的影响力，所以中共就开始严厉打压法轮功。

在东部公园的炼功点，有很多是曾在中国经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男士曾是中国大



荷兰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法轮功的报道

型公司的高管，他说，中共警察曾在给他喝的茶水里下毒。一位女士曾经被判刑四年，导致她不得不跟年幼的孩子分开。还有一位男士经历了十四年的铁窗和酷刑生涯。

此次荷兰电视台对法轮功的报道，是继美国福克斯新闻 11 台播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报导后，西方主流媒体深度介绍法轮功及其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真相的电视节目。随着法轮功学员二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暴行，西方社会正在逐渐了解中共的虚伪及残暴。◇

你知道大陆当年收视火爆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吗？你知道剧中的三阿哥弘时吗？由青年演员姜光宇扮演的这个三阿哥是剧中无法忽视的一个亮点。

随着《雍》剧的热播，姜光宇也打开了事业的一片新天地。之后，他的片约越来越多，接演了一系列热门电视剧集。

可是，眼看着事业开始渐入佳境的姜光宇，却无奈地选择了离开那片他热爱的土地，影迷们叹息这是为什么？

当名利与信仰冲突时

一九九九年八月，央视的一个剧组邀请姜光宇拍一个20集的开年大戏，扮演剧中的男二号。签合同前，制片主任拿出一张表，让他填一下并签字。原来当时国家级电视台的剧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演职人员等，都要填这个表，证明本人和家属都不修炼法轮功。

姜光宇看了看这个表，略做沉吟，然后看着制片主任说，“对不起，我不能填这个。”主任问为什么？姜光宇说，“我就炼法轮功。”制片主任吃惊地看了姜光宇半天，然后还是不甘心地劝他道，“只要签个名就行，你就悄悄炼，也没人知道，剧还是照演嘛，这可是开年大戏呀！”姜光宇跟他讲，“我们修炼的第一个字就是‘真’，我不能说假话。如果我签了就是在说假话，我不会背叛我自己的信仰。”就这样姜光宇放弃了这样一个机会。

曾经的姜光宇为了



“三阿哥”的选择

追寻自己的演员梦，在读大一计算机专业的时候，为了筹集能到北京的费用，他背着严厉的父亲，辍学去打工挣钱。经过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学习，开始了闯荡演艺圈的历程。作为没有任何知名度的新人，就得从跑龙套开始做起。那段时间，姜光宇吃尽了苦头。最艰难的时候，兜里就只剩下10块钱了。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渐渐在演艺圈崭露头角。

然而，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当事业的成功、名利频频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一切。他会后悔吗？

姜光宇回忆说，“我走出剧组大门之后呢，其实我心中是为自己暗暗地喝彩。我只是为了这个正义的道路，为了坚守他，而损失了那么一点点，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心里为自己感到骄傲。”

最有意思的是，姜光宇刚刚拒绝了这个机会之后，立刻就接到了另一个剧组的邀请，这个剧组正在寻觅主要角色的演员人选。姜光宇坦诚地告诉导演，“我刚刚离开一个剧组，我退了一部戏的男二号。”导演问为什么？姜光宇告诉导演因为修炼法轮功。导演听完后，愣愣地看了姜光宇一分多钟，才说，“小伙子，你真坦诚啊。冲着你这份勇气，我这个戏的男二号就是你了。”这个戏就是《静静的叶尔羌河》，是在央视二套播放的。

无悔的选择

姜光宇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他坚信真善忍没有错。为了说句公道话，他两次来到天安门上访请愿，结果两次被抓。二零零零年四月，在被非法关押一天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得获了自由。出狱后走在北京的街头，他感慨万千，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那个他无限热爱的演艺事业之门已经被中共封杀了。而且他的人身安全也时时受到威胁。最后他无奈地选

择了离开那片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土地。

在海外留学，在加油站打工。走在纽约街头，看到好莱坞大片的熟悉的场景，光宇留恋地驻足观看，回忆自己曾经风光无限的生活。很多人问他，你后悔吗？他说，“在你追求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所失去，有得就有失嘛。那么当你权衡之后，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东西，那么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让你留恋了。”

艺术生涯重放光彩

2019年，在离开演艺事业近20年之后，一部《归途》让姜光宇的艺术人生再次绽放光彩。

《归途》讲述了一位影视明星，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突然遭逢意外打击，被诊断出罹患癌症，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三个月。陷入绝望的主人公，在决意远遁他乡放任生死之时，却突然峰回路转，一场生命的奇迹就在此时发生了。

今年五月，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华语故事片《归途》，一举斩获2019年美国阿克莱德电影节剧情长片“最佳成就奖”，导演“最佳成就奖”，主演姜光宇也因在片中的出色演技而获得男主角“最佳成就奖”。

对于过去的经历，光宇认为那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就像《归途》中的王浩然的故事，经历生命的大起大落及冲击心灵的重大人生抉择。现在，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为观众献上更多、更好的作品。◇



▲演示：长时间罚坐小凳

【明慧网】坐“小凳子”是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酷刑，是其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的一种隐蔽却残酷的手段。

坐在那小板凳上，必须腰挺直，不让动。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那小面积上，时间长了，屁股下面就磨破了。这种酷刑，时间长了，不仅让人的臀部、腰部、两腿筋骨剧痛，屁股坐烂，磨出茧，还能导致残废。

二零一一年，法轮功学员家属向时任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长杨明山指出女二监的违法行为时，杨明山粗暴地回答说：我们是按省610（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指示办事的，你们控告检举信中说对法轮功学员严管“坐小凳”是体罚，你怎么界定，那是一种学习，你有体罚证据吗？

下面是云南省女二监严管“坐小凳”的事实：

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如果表示不放弃修炼就被关进禁闭室，或者严管，派“包夹”（判无期或者死缓刑的重罪犯）看守监视。禁闭或者严管的法轮功学员不管

坐“小凳子” ——中共杀人不见血的酷刑

老幼，一律每天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十一点，每天十六个小时，坐在小凳子上，要求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得移动，身体稍有移动，就会遭包夹谩骂或殴打。每天一瓶水（1000毫升），上三次厕所，不准购买食品（包括食盐），不“转化”（放弃信仰）一直坐到出狱。这期间不准洗漱、不准洗澡、不准妇女卫生用水、不准换洗衣服，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得移动，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强迫听侮辱法轮功的有关录音，声音放到最大。凡是进过禁闭室出来的人听力都有不同障碍，甚至耳聋。由于长期坐小凳子，许多法轮功学员臀部、阴部皮肤糜烂、流脓，坐出老茧。出现双下肢水肿、血压增高等多器官疾病。



◀ 沈跃萍遗照

云南玉溪市主治医师沈跃萍在女二监被迫害致死

沈跃萍，女，当年四十九岁，玉溪市妇幼保健站主治医师。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沈跃萍被绑架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女二监集训监区，五年期间，

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关了三年“禁闭”。整天面对狱警的强迫洗脑、辱骂，每天十六个小时被强迫坐在光床板上，没有站立、行走的自由，不得洗澡、洗衣服，来例假也不允许用卫生巾，还每天强迫她吃或者在食物中投放不明药物，身心遭到巨大的摧残，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最终沈跃萍被迫害致死。

云南昆明东站退休职工倪美珍，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关禁闭坐小板凳折磨，导致血压升高、肺水肿，出现生命危险，监狱害怕担责任，不得不让家人保外就医接回。

法轮功学员郭伶遭非法判刑七年，被非法关押在女二监期间，由于长期坐小凳子导致股骨头坏死而保外就医。

天津新闻简讯

北辰区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被绑架

8月7日上午10点，在天津北辰区宜兴埠万达新城小区有一位70多岁老年大法弟子贴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被小区居民举报，多名恶警给这位老人戴上手铐，手铐上拴着铁链子被拖进警车，老人上身穿一件靠蓝色T恤衫，不知姓名。

河西区郭德芬、韩翠玲、邓桂秋遭绑架

河西区法轮功学员



▲中共刑具：小小凳子

何莲春被罚坐“小小凳子”及遭到多种酷刑

何莲春，女，四十六岁，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九年两次遭绑架判刑七年和十年。关押在女二监期间遭到坐“小小凳子”、殴打、禁闭、严管、野蛮灌食、灌药等上百次酷刑折磨，精神和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伤害。

有的法轮功学员曾经问一个610主任：不要你每天坐小凳子上，只要你坐在沙发上每天十六个小时你能受得了吗？他说：我坐不了，一天都坐不了。中共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长杨明山居然将坐小凳说成是一种学习，连体罚都算不上，可见经中共邪党洗脑的监狱警察已经变异得如此可怕。◇

郭德芬、韩翠玲、邓桂秋三人于2019年8月21日在河西区利民道讲真相时，被一不明真相的保安报警，被绑架到河西区桃园派出所。郭德芬当天晚上10点左右回家，目前韩翠玲、邓桂秋被非法关押在河西拘留所。
武清区刘树萍、高艳红、徐秋芬（静海）被绑架

2019年8月27日，武清法轮功学员刘树萍、高艳红，及静海法轮功学员徐秋芬在武清被绑架，听说是讲真相被跟踪。

国保队长家庭 不幸的根源在哪里？

【明慧网】明慧网 2019 年 8 月 4 日有一个报道，说原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田萍（现年六十四岁），其丈夫患直肠癌至今没有痊愈，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进行控制、治疗，而唯一的一个儿子则患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十分严重，被送进抢救室，医疗费用十分惊人，据医生介绍：仅骨髓移植一项就需要五十多万，再加上前期化疗的费用和移植后抗排斥药物治疗的费用，不会少于一百万元。

田萍在求助信中声称：“人生无常，我们一家都是警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万万没想到晚年却经历这样的变故……老天为何要这样对我、这样对我的家庭？”

田萍二零一零年退休，在晚年遭此巨大的人生变故，让人深感遗憾。从田萍的求助信中，我们能感到田萍所受的身心煎熬：服侍病人的劳累都不用说了，至亲身患绝症，随时可能撒手人寰，心理上的承受和忧惧，还有那一个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田萍在求助信中提到了“人生无常”，怨恨“老天”为何对其不公。这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太多痛楚和苦难，且看不到人生的出路后发出的感慨，充满了无助、疑惑和无奈。但是万事皆有因由。

田萍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

零一零年退休前，积极参与并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

法轮功学员耿德新，原在武警四川总队攀枝花支队服现役，警衔为上尉。因坚持信仰，被强迫复员回乡。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耿德新被攀枝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便衣特务绑架，关押到看守所，因不配合提审，攀枝花市东区国保大队女大队长田萍和两个警察到看守所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蒙上黑布头罩，以电击、吊铐、毒打进行刑讯逼供。

法轮功学员罗俊玲，四川省会理县糖果厂厂长，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因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抓捕，关进攀枝花市看守所，其间被国保支队的恶警张柏林、田萍等轮番折磨：用打火机烧手心脚心，用树枝戳脸部穴位，用带铁腿的凳子凶残地打她，直到铁凳被打得分了家，最后将无凳面的铁架子干脆套在她头上，用尽残暴卑鄙的手段，她几经昏迷，又几经被冷水浇醒。罗俊玲被摧残得几乎无法行走，全身乌青，目光呆滞。二零零三年三月，罗俊玲被非法劳教一年，被迫害得不会讲话，骨瘦如柴，于二零零四年元月二日，年仅三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罗俊玲含冤离世。

如果在二十年前，田萍能想到“老天”，能意识到“人生无常”，



神目如电，善恶有报分毫不差。共产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很多中国人。据明慧网统计，20 年来逾两万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想的起“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过了无数辈人验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真理，也许就不会为了能往上爬和为所谓的立功受奖，而对善良的父老乡亲痛下毒手：绑架、抄家、毒打、酷刑，刑讯逼供，诬判……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恶事，或许不至于有今日人生的痛苦和偿还。

从求助信看来，田萍至今还没明白自己一家人遭受不幸的根源。还以为自己当年在“为人民服务”，田萍的这种心态和错误认识在中共各级政府、公检法司人员中，特别是所有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很有代表性：把整人当工作，把迫害好人当事业来做。

要知道，迫害修炼人的罪业太大了。法轮功是真正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害自己。田萍的不幸，是她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成为共产党的牺牲品。

对田萍及与田萍类似经历的公检法人员，唯一能真正解脱苦难的办法是找到还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真心地道歉，向法轮功师父忏悔自己的罪行，发出悔罪的郑重声明，请法轮功学员帮助自己和家人三退（退出党、团、队），同时你与家人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真能做到时，真的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罗俊玲，原四川省会理县糖果厂厂长，曾被关进攀枝花市看守所，被国保支队恶警张柏林、田萍等轮番折磨，被吊两天两夜。